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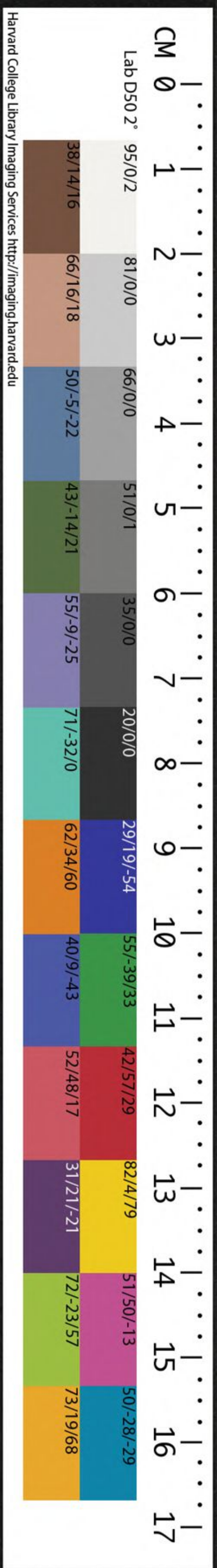
17

T 855/1321 (17)

四書大全辨

三二四
中庸

文



四書大全辯中庸卷三

麻谷藏書

中庸章句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哀公定公子也四歲卽位元年春正月癸
食郊牛改卜郊夏四月辛巳郊二十七年
公欲以越而伐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
陘氏三桓攻公公奔衛孫於邾遂如越國
人迎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
公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連方一而已

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或曰此便是祖述憲章之事達道九經帝王為政本末盡於此工夫只在學問思辨行其要則明善以誠身重困勉可進於生安意

卓菴張氏曰孔子對哀公開口說文武之政孟子告齊王曰非堯舜之道不陳堯舜之道與文武之政一也孔子去周末遠方策尚存哀公又周之末裔故以文武為辭

此
通章大意括

孟子時列國之君弁髦周室無復以文武為念故特舉堯舜蓋當時雖不知有文武未有不知堯舜者或遠或近無非納約自牖之意此皆聖賢行道苦心後儒不可不知○文武之政四字提出文武作主下文達道九經非必盡出於方策要之理同則道自不異此所以上通堯舜下該思孟也學者宜活看

惟適張氏曰魏明帝作考課法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按此皆人存政舉之意後世有棄人任法如秦政者未有不亂者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許氏字遠謂
夫子答哀公

止此故為政
以下乃子思
申言發明君
道按此說不
可從

蒲盧俗又呼
為蠚蟪

即用沈氏蒲
葦之說亦可

道即下達道
暗指倫常言

元者善之長
見易文言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
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
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或曰註疏蒲盧蠚蟪謂土蜂也。詩曰螟蛉
有子。蠚蟪負之。螟蛉桑蟲。蒲盧取桑蟲之
子去而變化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
蒲盧之於桑蟲。然按細腰曰蒲盧。匏類也。
故細腰土蜂亦謂蒲盧。鄭氏所註蓋知其
一不知其二也。又沈存中云蒲葦不擇地
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
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存
中疑於地道。敏樹遂指為蒲葦。其實未知
蠚蟪蒲盧之義。鄭注語義不倫。沈括訓蒲
葦亦未確言。匏類者得之。或當時有此
言。或偶觸於所見之物。總言人存政舉其

易如此耳

張氏夙行曰。對哀公論政。文武俱是君。人
字專指君言。存是道存。不是軀魄。即所謂
人道也。人道敏政。道字。含下道德誠明。蒲
蘆須重遇其人。方舉之易。專言政易無謂。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

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

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

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此特汎論仁
道名義耳非
此章正旨

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
舉矣

問仁亦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
是汎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
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
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
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
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
切處也
卓菴張氏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便見此
身關繫為政處欲為政須從人主身上做
起哀公之問欲委之於人孔子便專責之
於己此所以雖善其言而卒不能行也此
節槩論人政身道相須之理自此以下條
件雖多不過發明此節之意
惟適張氏曰修道以仁仁字不宜汎看是

以真切懇到之意流行於五達道之間蓋
達道雖有親義序別信之名一有不仁便
渙散不屬如後世君臣父子非不存然君
不可謂之君臣不可謂之臣父子兄弟不
可謂之父子兄弟無他而不仁而已矣使誠
有真切懇到之意則君必不忍輕其臣臣
必不忍棄其君父子兄弟必無慙然不相
恤者由是尊卑上下分雖殊而情則通決
無疾痺不舉之處堯之時雍成周之大和
且復見於後世矣通章切要在此一句蓋
不仁則不可以為道何況於誠何有於天
下國家小註朱子西山俱汎論道理不得
聖人立言之意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修身親親尊
賢九經已具
於此

但當葛反

別彼列反

西山解仁者
人也句親切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
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
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
也。有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
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
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添說義禮曰仁便
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
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
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
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壽

也
虛齋蔡氏曰似不可以仁義禮為性親親
尊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仁義禮之發
觀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又曰禮
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之尊
之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蓋此仁義
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
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
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
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親親為
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
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
無殺可言矣小註云待父母如此待宗族
如彼可見兼九族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
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
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
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
次崖林氏曰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

與仁民愛物對。未是。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親親也。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為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卓菴張氏曰。親親二字。照下尊賢看。當仍主父母說。若汎指九族。便於大字不切。孟子云。事孰為大。事親為大。故下提出事親言之。蓋親親內自包得九族。在若以九族與親親並言。則失本末矣。虛齋之說。恐非定論。○殺字不必拘。說箇親親。自不僅一父母而止。此殺所由來也。小註待父母如

此云云。乃是解殺字。非解親親字。觀下不可以不事親章句。緊接修道以仁仁字。可見

張氏夙行曰。等殺即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也。或曰。當時公室衰弱。全由等殺不明。政在大夫。夫子說箇等殺。寓多少補救在。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此上有在下位不獲乎上二句。鄭氏以為誤。重在此

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

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或非其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

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之本推之以至於修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又所以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

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修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

雲峯胡氏曰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或曰世皆疑朱註不當以等殺為天不知朱子非即以等殺為天特就等殺一端認出箇天則來蓋凡天理發見有自然之則

一毫增減不得非天而何○章句知人承尊賢知天承等殺此說可疑須知事親在盡人道苟不知為人之理便不能識仁之真切處何以事親此事親不可不知人理也然人道原於天苟不知天所以生人之理便不識此心本來處何以得為人之理此知人不可不知天也知人謂深明率性之道知天謂默契天命之性天人一理知天即在人內下文明善誠身意皆括於此不必泥章句分承上文尊賢等殺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五達道須根身字說達道切於身所以修身必以道

行之一即生卞誠字

此字指五達道

可見困勉愚柔工夫只在過人欲還天德上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

誠

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疊山謝氏曰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次崖林氏曰一者非他誠也誠者非他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既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是帶來的誠是用功處

交道關甚大如此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行須切達
道懸空說者

非

知仁勇分屬
處俱欠確

豈生安只有
智無仁學利

只有仁無智
困勉一勇足

兼智仁乎章
不可泥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
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
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
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
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

生安如何主
知學利如何
主行分析非
見

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
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
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
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
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
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
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
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

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或曰。就知識上論。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皆是生知。其學知困知。特去蔽之功。有難易耳。芑山張氏曰。生安有時。用學利工夫。學利困勉。亦自有生安處。若非性所固有。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到。如何能一。卓菴張氏曰。人多以氣質自諉。說到困勉與生安同功。更無可藉口處。然則人苟能自強。道豈有不明不行者哉。讀此益見古人。不以氣質言性處。

近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

近為勇之次亦悖理

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矣。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

如此看知仁
勇方是達德
章句未及求
入等字涉汎

為至然豈易遠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
近乎知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
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
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
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少墟馮氏曰好學近乎知三句正發明上
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下復有此一等人
或曰近字對上節一字說要其成就謂之
一計其用功處謂之近未能遠一須求其
近既曰近之便自能一到下文知斯三者
數句則是知之一成功一矣
卓菴張氏曰既稱達德何以云近此全為
困勉一流人說由其自有而自昧之故同
在達德之中卒不能行達道孔子正欲從
好學力行知恥內認出知仁勇耳非知仁
勇何以能好學力行知恥不知吾智且好
學不知吾仁且力行不知吾勇且知恥誠
能如此則知仁勇不外是矣故曰近呂氏

非知非仁非勇三句似於達德二字不合
芭山張氏曰三近非與生安近與吾之本
性近耳近者切近之近非遠近之近即
未離本體之名○好學即理會達道知即
知此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不混
於吾心者是知其不離吾身者即是學重
近知不宜深講好學以工夫尚在後面○
行非求行乎仁即是行此達道惟力行自
然真意流貫倫常中此便是近仁不必作
兩層看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浴對己之稱天下

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節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次崖林氏曰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以修身
芑山張氏曰知所以修身就上文三近看出五所以俱有工夫在方青峒云吾以達德行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即是吾身行於天下國家處豈不足治天下國家

按方氏此說可從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
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
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
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視臣視民之別也

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
序有條而不可紊
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
而不變故曰經○遠人非四夷乃裔賈賓
旅皆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
應在諸侯之上○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

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
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
也
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
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
親之道

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
其歸只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
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
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
次崖林氏曰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
下劈頭便說修身修身便是接上面修身
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後
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
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
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
先自新即是此理

卓菴張氏曰上文自修身說至天下國家

次崖說與上
文胡雲峯同
道理自如此
所謂先後一
揆即此可見

了問政一案此又從凡為天下國家者說起明前所云云非一己之私言也從古為天下國家者皆如此正見哀公不可不修身以圖治語意似緩實緊極進言之法○九經盡天下之人而統之以一身程子所謂已立後自能了天下萬物者觀尊親子來等字直使萬物各得其所治術即道也

眩音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開去聲

百工財用所自出章句只說得貿易一項觀下日省

月試金不社

實易也

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

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也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事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

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來諸工人在國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未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是一串意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

百工如考工
記攻木攻金
攻皮設色及
刮磨搏埴之
類詳見小註

釋義

此以下許氏
看柔遠人懷
諸侯二句不
切事情刪之

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

虛齋蔡氏曰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二句雖似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是威生於德也此畏字非畏威懼計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也○不言列辟畏而言天下畏之是諸侯擁衛內外莫侮意

芑山張氏曰九箇則字雖有不期速而自速之意言外却寓不修身則道必不立意下入事皆然每句不宜略上重下人君欲舉政必先務所以致此者便見下節數所以字工夫不可不自盡處泥九則字單說效捷者非○章句德威二句有先德後威

東陽說見原
本小註

意。又有合德與威。而後可以使天下畏之。
之意。德威俱括在懷字內。天下畏則總就
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內看出。非
德施句專貼懷諸侯。威制句專貼天下畏。
小註許東陽泥看畏字。便將威制偏指天
下畏之一句說。不獨與本文不合。併失朱
子語意。
卓菴張氏曰。說到道立不惑與天下畏。方
見修身尊賢等項。非空言無補者。單說效
捷固非。若過略下段。又不見聖王體用兼
該。人道敏政之意。

齊側皆反去
上聲遠好惡
傲竝去聲既
許氣反省悉
丹反稟披錦
方錦二反稱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夫聲制音潮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令平聲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
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
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

稱去聲臺古
老反

委大聲積子
賜反

比年每年也

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
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
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
夕擊析而比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
書圖版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
分其民人以居之○夏官臺人掌受財於

職金以齋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
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
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
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
人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臺人以待會而
攷之亡者闕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
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
聚棧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
及疆○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
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
館舍飲食○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
以待羈旅○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
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
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灋
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
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

此乃節文與
地官原文異

周禮本文條
作余余當爲

餘

賓客館焉。○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橐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

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

面曰朝 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

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於罷侯服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

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

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各二見矣 禮記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

內不相凌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巳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或曰齊明盛服二句乃修身實地工夫若說欽明澄徹動容中禮便是身修以後事非所以修身也此節段段是有事做時修身以下皆然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非禮不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也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君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

繡音胥傳符帛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欲速因裂繡頭合以為信

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或曰官盛只是德懋懋官意任使是委任而使之也任者倚仗之謂任而使之則虛心委付矣不可泥章句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專主優崇上說虛齋蔡氏曰不徒曰親親而曰勸親親者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不然加一親字當作美文矣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是也或曰九經明日凡為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如是獨天王也若專作天子則周

此特借桓公事實以為治亂持危厚往薄來之證中庸所以存王道非為霸事言也讀者宜識此意

固已共主矣。何必曰天下畏之。又何必曰遠人。封邢封衛。此齊桓公之治亂持危也。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此桓公之厚往薄來也。蓋王事終而霸事興矣。○往來皆當時列國卿大夫來朝聘之人。非實往虛往。名來利來之謂。其人亦非盡如季札叔向子產韓宣子之流。故下曰嘉善矜不能。晉公子至齊。齊桓公以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及寓公之類。與夫晉卿皆楚材之類。皆所以柔遠人也。往來二字。不宜太狹。為之授節。豈其委積。章句舉一端以見之耳。○絕者無正支子孫繼。以旁支續之。廢者有子孫而無土地。舉是以土地封之。故陳滅於楚。春秋猶以災係之。陳。卹。并於衛。詩猶以風係之。卹。卹。不忍其廢絕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

矣。此九經之實也。

事菴張氏曰。所以行之者一。全是精誠流貫有性。恐不到。意非徒為實心實意。雖有不到處。但曰吾盡吾心而已。此意須從天下國家字看出。○前於三達德。已云行之者一。此於九經。復云爾者。見誠之一字。合內外。徹首尾。聖得之為聖。王得之為王。故中庸鋪張盛治。而歸本於誠。自此以下。遂專言誠之之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

也。踏極樂切。入聲。躓也。礙也。

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或曰踏是踏前躓如狼行之跋扈也前或說得去後或說不去沒頭腦沒收拾皆言之踏躓也困是困屈不能通達疾是內省之悔窮是窮盡有限

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裁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疾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又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

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

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少墟馮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先事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將迎況又未必合乎豫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加百倍之功造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在上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卓菴張氏曰據凡事二字此節宜推開看不必作承上文說言事行道四句特借以明素立之意見凡事且然況於為天下國

家者乎。正見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豫也。
下文在下位節。方是正講豫立之義。節次
雖多。語意直趨至誠身。以終上文行之者
一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
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兼存發說是

此又推本從
天命謂性之
源頭來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
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
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
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
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
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上不信友不順親
而推之，皆始於不誠身。然則先立乎誠為
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
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
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
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
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
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之所謂明善
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

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

次崖林氏曰所謂誠身亦即上文修身說先立乎誠而又歸於誠身者誠原不在達

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故擇善固執工夫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

外知仁勇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卓菴張氏曰從在下位說起正見凡事皆當豫之意非借在下者以明在上者之當

豫也與上文本是一意章句云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便頭上安頭矣總

之通章盛言達道九經未嘗言誠至此始逆出一誠字以為道德九經發源歸宿之

地獲上信友特自此推之耳語意側重末三句為是○不曰獲上可以治民而曰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言舍此無他道語極緊切下文逐段皆須見此意

或曰不說朋友信之却說信乎朋友正鞭緊到自身上去所謂豫道也若况從朋友上覓箇信來恐愈不得信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竝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

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

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

已上說政舉本於修身畢矣此下實責哀公勉強以求誠

渾上聲

饒雙峯云不勉仁也不思知也從容中道勇也此說背理

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一行在內

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勉

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卓菴張氏曰。此特借誠者以引起誠之者。歸重擇善固執一邊。觀下專言擇善。可見。○擇善而固執之六字。宜合看。總是明善。以誠身耳。章句分貼不思不勉兩句。語意支離。不必從。虛齋蔡氏曰。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或曰。誠者無妄而體物者也。以有誠之者。而誠乃見。即所謂天之道。亦惟。有這誠之。之人。天心。裁。有可指處。正見誠之。是人身。

上的事必不容推諉實實有體受工夫在
○誠者非汎就賦畀之初言乃指有生以
後真實無妄而渾全天理者言故曰天之
道言與賦畀之初不異耳若以誠者為賦
畀此亦人人所同何獨以聖人明之○此
節非槩論誠有天人之分正應前不可不
知人知天意誠者是天道是聖人的事誠
之是人道是學為聖人的事知得此是天
所賦畀的此是人所當為的則明善以誠
身自有不容已者故下文緊說擇執事而
進之於明強耳

芑山張氏曰唐陸贄有言推誠待人人即
思附任智御物物終不親明成化初儒臣
謝鐸在經筵發明中庸誠之者人之道其
略云務虛名而不用實功者如漢武帝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
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
唐德宗信任盧杞是不能擇善也玄宗初
年厲精幾致大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
愛憲宗初年發憤志平禍亂後乃好神仙
迎佛骨有初鮮終是不能固執也愚按此
論與本章互相發至稱引漢唐人主不誠
之失尤足為後世炯鑒因附載於此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
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
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
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
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
去初無先後也

以下節屬困
勉可也以此
節屬利行則
不可

加以篤行句 似而非

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
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
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
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
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
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
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
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
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
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
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
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
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
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
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
甘泉湛氏曰五者皆一心何先後何後古訓
之學也師友之講論也日用之應酬也即
知即行是之謂學若必讀盡天下之書窮

盡天下之理而後力行不亦二矣乎
少墟馮氏曰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
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
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
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
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
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
得之字明白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卓菴張氏曰本文篤行句無然後字說者
必謂然後加以篤行之功豈知學問思辨
中未嘗無行而篤行時豈遠廢學問思辨
乎學者當以朱子小註為正雙峯東陽說
皆非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學問思辨行
上五字句絕
上之字著讀
五也句絕

若直說不爲
則已困勉愚
柔皆得藉口
退步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
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
也。

或曰有弗學就其未學時言也。若有弗學
必須學。學必須能。章句不爲則已句誤。○
已百已千。只形容弗措精神非限定爲百
爲千也。與弗措非兩層。

芑山張氏曰上節學問思辨行指誠之之
目合學利困勉皆須如此用功。五弗措已
百已千。正見做功夫須到那知一成功一
的地步。必不可半途而廢。章句上節專屬

學利。此節專屬困勉。甚非本文順遞語氣。
況義理渾成處最嫌分析瑣碎。如或生而
知之節。章句云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
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
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生知安行者智
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博
學之一節。章句云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
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
而行也。至此節章句則又云此困而知勉
而一兼知仁勇在內。偏屬勇一邊。可乎。安
見生安不兼知仁勇三達德。偏以智屬生
安。仁屬學利。勇屬困勉。可乎。豈學利僅有
仁而無勇智。困勉僅有勇而缺智仁乎。朱
子上節專屬學利。此節屬困勉。上文又割裂
智仁勇分屬知行生安學利困勉。皆非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到得明強田
地便是三達

德都完
明強不以擇
孰分配

國音學芥母
無切泄上聲

尚亦符且貌

妝耕安通作
莊

中庸不可能
也得此暢其
意但不宜單
將勇字帶說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

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予來年深其耕而熟獲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雲峯胡氏曰前曰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

裁是果能。若不到明強地位。非愚柔不可。明強。畢竟工夫未盡耳。卓菴張氏曰。說箇愚必明。柔必強。方見氣質不可拘。學力之功。與天資之美無異。凡以氣質自誘者。無所逃其責矣。言外見不能此道。明且必愚。強且必柔。不可不勉。勉以進於誠。此古之聖賢。所以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也。芑山張氏曰。果能句。併上文擇善固執在內。必明必強。總是已百已千。盡了擇執工夫。方到此地位。非明屬擇善之功。強屬固執之效。章句明強。將擇執分配。非是又小註。朱子云。必明是致知之效。必強是力行之效。愚謂困勉工夫。皆知行並進。因明字偏就致知說。因強字偏就力行說。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明強不宜單就後儒學究工夫得力上說。須融會上面九經治人治國家天下見天德王道合一處。方與人存

政舉相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

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

又牽入費隱何也

紐女九反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

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曰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蘆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

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
 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

天道人道不
分說人道
以便寓天道

善誠身不
必專指人臣
言只借在下
位推出舉政
在誠身意重
君身上說

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
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
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
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
朱子曰前輩都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
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
也者蒲蘆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
又思修身段後便繼以為天下之達道五
知斯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
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閒所說
乃是本來一段也
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
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
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
修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

節詳言修身之道修身之道盡則治人
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
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
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
為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
己所可自為也必得其人而共治焉可
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
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
上以治人其本亦在於修身而已明善
誠身則身修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
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
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
定皆是指此而言如此則為人君修身
臣凡有為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誠身
為本而修身皆當以誠為要也故下節
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

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
三節正是誠之者當如此用力是通君
為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通君
臣上下而言也

次崖林氏曰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
三節看自為政在人至知斯三者為一
節是說修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至所以行之者一為一節是說治人事

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
是說修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
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
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

修道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
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
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其詳觀

其一意反覆前後照應脈絡貫通中間
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堯舜
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世王皆
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或曰中庸推原天人性命而中徵引帝
舜武周繼以哀公問政蓋默寓夫子祖
述憲章之意須見得內聖外王合處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

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

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教字是學知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

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

是做工夫處

卓菴張氏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所

不待言此特推原誠明以見明善者亦可

與誠性同功耳末二句串說欲人由明以

進於誠非誠明並舉也語意與致曲能化

同○陳氏云可以是做工夫處愚謂工夫

在明字上明無不實便是誠非明外別有

工夫也觀本文明誠則誠無甚分別可見

陳說稍泥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皆自然無節次言

人道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

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

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

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

則明矣明則誠矣格人道可至於天道

合天人而一之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蒙引曰數盡字皆以已能若言故上用二能字下用兩可以字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無不當句

誠參贊

實際處

體用果析

二名

此理甚微

聖人真有贊化育處如教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的。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

中庸卷三 三

稼設教自非
聖人安能使
天下遂生復
性

存疑側更知
明

此是取物之
則非盡性也
盡性須如牛
耕馬馳各適
其用之謂

用人。火能燬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
是人做。非贊助而何。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
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萬物育。○
川盡已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
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
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
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
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
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
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
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
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豕祭獸。然後田。
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
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
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言察之。

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
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
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
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
天地參。而為三矣。黃氏洵饒曰。參天地位。萬
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做到聖人之能
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人盡物之性。
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
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
兼人物說。虛齋蔡氏曰。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
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
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
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更以惟天
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例之。方見不可謂

以其至聖方能聰明睿知云云也。章句謂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者。恐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例蓋惟其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惟其能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耳。○盡性盡人物之性。即首章致中和參贊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不可謂盡人物之性為萬物育。蓋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還屬自身事。○以天道人道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者。則擴充之功。仁也。以自成自道為仁。則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於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有道足與。無道足容。猶君子之強章不變。塞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是

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知仁勇。

次崖林氏曰。盡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緊要是知之明。若不是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情。如何處得他停當。或曰參贊就人物處見之。贊乃書贊贊褒哉之贊。裁成輔相之義。參字又從贊字生來。不可專以配合言。相參合而成者。有天地不可無至誠也。

芑山張氏曰。虛齋次崖說宜翫。按小註朱子性只是一般云云。本朱子語類。然語類此亦是教化二句下。尚有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等語。愚意合鞭策驅遠。方見仁存義正作用。並行不悖。雖殺處却仍是生處。修書者輒削去此語。非是。○王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按此語最切實。愚意雖就人物上盡。却先從己身上做工夫。非

此條與語

法元本不合

之益見儒臣

卷節刪之

誤

此說又發陽

明所未盡

袁氏此說諸
家有極稱之
故附辯於
盛懼其以
不害儒也

逐人物求盡也。盡人物之性處皆是能盡其性。觀格致誠正先齊治平位育在致中和後可見。○袁坤儀云。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非知明處當之說。此處論盡性。就天機流行。神感神應處說。既下文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足以盡之。而況有知有處乎。按此說背理。蓋明明德於天下。亦須知之明。處之當。非併知與處而空之也。若云有知有處。便是不化。未免墮入虛無寂滅。與聖賢體用不合。求深反淺。必不可從。○語類云。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按此就參贊實際言。然只舉此以見其大者。餘可類推。其實贊化育不止此。卓菴張氏曰。參天地。即從贊化育上見。非兩層意。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裁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

潛室此論加
人一等矣

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
 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
 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
 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
 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
 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孔疏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
 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
 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善人無復
 有惡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然
 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無復痕迹矣
 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
 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
 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
 妙○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
 各要造極○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
 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
 者皆貫通乎全體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
 成也與生知者無異故君子莫大於學莫
 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
 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
 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
 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
 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
 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

新安陳氏曰。惟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言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

坤儀袁氏曰。致曲即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故曰致。曲即心曲衷曲之曲。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纖毫放過。致力於隱曲之中。不涉見解。久之一切皆真。故曰曲能有誠。形著明。動變化。數句一直相推說下。無人已之分。人盡已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我忘於感。物忘於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如此。

或曰。曲是性裏面發出來的。本體中已具足。至誠能事。將曲字看得淺小。便非曲如石壓筍斜出。却遏抑他不得。齊宣不忍一牛。正是曲。惟曲能有誠。故曲致即誠至。虛齋蔡氏曰。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有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化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及物之功未至。為能化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

紫峯陳氏曰。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能已者也。或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非贊至誠。蓋此乃其次致曲也。至誠字就其次身上看。正贊他致曲。到這地步。便是至誠。所以能化。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

右第二十三章

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

言人道也

卓菴張氏曰。此章雖言人道。然至於能化。則亦天矣。可見天道。人道不宜分說。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
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
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

國本無神
謂鬼神四字

一曰兆一曰
亦互文也

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
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東陽許氏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
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將降以
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
兼禍福言。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
者言。

或曰。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
獸蟲蛇之怪。謂之孽。左傳云。反物為妖。又
孔疏。禎祥吉之兆。萌言人有至誠。天地不
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
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
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
鳳來。是祥也。妖孽凶惡之萌。兆妖猶傷也。
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徵。若魯國
鸚鵡來巢。是也。又史記龜策傳曰。蓍生滿

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按諸書所云禎祥龜策之說。各有意義。宜詳考之。

簠一作簠古
筮字籒音古
與操同

垂如累切誰
上聲

趙氏德曰。周禮。籒人掌三易以辨九籒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籒而後卜。疏。籒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長籒者立卦者坐土之著。短籒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土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蕡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

玉朝者之贊
不度不合法
度也嘉事朝
禮也

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蕡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燠燠遂斂其燠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卜有繫帛。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籒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肅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

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

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

至誠人却不能見也雲峯胡氏曰禎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

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

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

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

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

亦者如此非有異也故曰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

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

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

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兆吉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

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方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

誠之如神卓菴張氏曰禎祥妖孽按必有二字緊根

與亡說是從興亡分妖孽非以妖孽卜與亡也將興之國雖妖不為災將亡之國雖

祥不為福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鸞集朝堂隋煬以亡豈不以人哉蓋見祥而為不善

四書大全卷三

相連而
其形似
然

則祥反為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張敬釋鷓鴣雀之論，歸本於得人。京房言災異之變，推咎於用不肖，皆明於祥妖之理者。他如桑穀王商，法星壽宋，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祥必興國，孽能亡家也。○唐太宗詔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時，吏焚連理木，煮白鵲而食，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巢於寢殿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我嘗笑其巢，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因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質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

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代宗朝，朱泚獻獬鼠，同乳，不相害者為瑞。嘗袁帥百官賀。崔祐甫曰：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按求禮祐甫，皆不為祥瑞所惑，使君非太宗，臣如常衮，味道未有不以妖為祥，怠德止善，以亡其國。如隋煬後魏者也。

惟適張氏曰：明洪武四年，淮安寧國等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民人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何損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

有驗。可不戒哉。後太祖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大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斂大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輩。吾安肯用之。愚按禎祥之說。雖不足信。亦未嘗無如泰山石立。識者知為宣帝之祥。但人主不當以此自侈耳。至謂妖孽由人。則知國之將亡。實人主不能修德任賢所致。彼不知自責。而妄謂天命不可違者。皆太祖罪人也。

卓菴張氏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何謂也。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此可謂善言卜筮者。愚按見乎著龜。如陳敬仲奔齊。齊懿氏卜妻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五世其昌。至陳無宇五世而大於齊。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曰。不吉。歸妹睽孤。寇

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後卒如其言。此吉凶之見於著龜。確乎不爽者。他如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弗聽。立之。大亂晉國。衛文公將伐邢。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師興而雨。由此觀之。著龜亦有不可盡憑者。要當以人事為斷。故洪範稽疑。必先卿士。虞典官占。惟先蔽志。禮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未有不斷以大義而可恣意妄行。僅憑著龜為吉凶者也。○動乎四體。集註云。執玉高卑之類。愚按如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後縊於荒谷。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虞。

齊側皆反

王薨於行。國之福也。遂卒於楸木之下。越椒聘于魯。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敖其先君。神弗福也。後與楚子戰於臯澣。遂滅若敖氏。此皆其類也。○善不善兩句。緊承禍福將至來善不善內。皆須兼禍福意。方於將字貼切。惟將分未分之界。斷然知其善與不善。然後謂之神也。時儒不涵泳上下文。徑將善惡二字抹去。引易積善餘慶。不善餘殃作證。何啻千里小註。東陽許氏說得之。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

自成自道俱
切言人自身
其不必兼天
地人物

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吳氏程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緊要在自字身上此為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己即是為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所以自成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

虛齋蔡氏曰朱子云誠者自成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而胡氏據之以立說看來此一句亦是朱子未定之見蓋此章大意思正意思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如何謂是懸空說這一句到得道自道方著人

須知道意亦不輕

合下四物字俱就人物看不必分事與物

小註云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

自去行。且下文章句云蓋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此一句已兼人言。是正誠之者之本領處。安得為懸空說邪。蓋以為著實說。則此章重處在誠者自成。以為懸空說。則此章重處在而道自道。然以此章正意求之。及以下文章句翫之。則誠意重而道意輕也。章章矣。德清許氏曰。反身而誠。與措諸天下。為道皆由我而不由人。自成自道。總是責成於己之意。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

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

易言行物是
如此

三箇誠字總
是實理比溪
將誠字屬
實理下二誠
字屬實心支
離之甚

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則皆自心中流出
這便是有物若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
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
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朽歸土皆是有此實
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問
誠者物之終始二句是汎說君子誠之為
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
人言何也曰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
須有箇人不他方得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
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
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
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古至今無一
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
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
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
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

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
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
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
敬以誦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
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
跛倚以臨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
次崖林氏曰有是誠則自然成箇物不待
安排若無誠則雖安排亦不成箇物以見
不可不誠也道自道自明白分明責人行
道○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
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
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
一句此子思之主意○誠之工夫哀公問
政章盡之矣
紫峯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
自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
蓋實理為物之終始與實心為事之終始

物字如何將以事言

監本禮記注疏及坊本皆作合外內之道大全舊本作合內外

一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也。不誠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

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外內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通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外內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外內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

雙峯此說甚明

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外內之道

見得誠不但成己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

而合外內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

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

時中之中

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

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

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

宜也

或曰誠者非自成己二句當讀住成己仁

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上二句道理連

貫不宜分層次說

虛齋蔡氏曰章句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

子言仁義為並舉體用意非以知在外

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

德矣○合外內之道道字意輕先儒皆以

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不可曉不知此豈

有當行意邪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

之當然而言○仁知是德成己成物是事

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有以成己

便有以成物矣

存疑從王氏此說

次崖林氏曰成己即能成物理之自然也

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然及

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

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

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

之宜難說成己固性也成物性之發用處

也故曰性之德○總是一心但有所有所

發之異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

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

己處。指而名之曰仁。就成物處。指而名之曰知。猶謂之中。謂之和。二謂字。非成己須仁。成物須知也。○不合外。原無所謂內。合外。猶云無外無內。合者渾合之謂。○成己仁也。五句俱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己。二句意。只作咏歎語。無工夫。但合處固是性體。却根自成自道工夫來。本性既合外內。仁知而惟自成自道者。能使所合者不離。故時措之皆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悉皆妥貼也。
江陵顧氏曰。聖人之道。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合之也。吾性中無離物獨成之己。亦無離己兼成之物。故盡其性即所以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無二道也。中庸語自成自道。恐人之誤以為偏於成己。而道專於內。乃以所以成物合內外之道。申言之。豈推而極之之謂哉。卓菴張氏曰。末節明說成己。而首句誠者

雲峯伯璿說
並刪

自成。必謂專言實理。不著人身。何也。即以自成為成己。自道為成己之道。未為不可。何故硬指為實理自然。及不成無物句。說不去。乃反而言人邪。小註吳氏程云。誠者自成。而道自道。此君子誠之之事。緊要在一自字上。此論最確。雙峯謂不必添入物字。亦此意。而雲峯伯璿。必傳會章句。黜以為誤。何其左也。誠者物之終始節。乃申明君子所以當自成之故。工夫全在自成內。誠之為貴句。特就已然者贊歎之耳。按是故二字可見。諸家誤看自成一句。故忽而。言人。忽而言物。紛紜無定。若專就人言。而以物之終始兩句。作警戒推原語。尤直截明快。不誠無物。該天地人物在內。總見君子不可不自成意。與上物字正同。次崖以為專主實心。紫峯以為專主事言。皆囿於章句。而不知通貫者也。

或曰。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來。即應。應時。即化。原是。不息。惟適張氏曰。只無息二字。形容至誠已盡。下文博厚高明。配天配地。皆是無息處。至誠之無息。不可見。就其發用之彰灼者。觀之。愈可以見。至誠之無息耳。故說外。即是說內。原無兩層。諸家瑣瑣。分辨。非是。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朱子曰。久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接上文久則
徵說來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耳。

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短如地勢。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虛齋蔡氏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由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徵。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兩件事。只是統說聖人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以覆之一博厚。以

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卓菴張氏曰。在至誠。只一無息。便將悠遠。博厚。高明。一齊具備。非悠遠始博厚。到得博厚。又裁高明也。章句兩故字。宜渾看。蒙引云。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恐至誠未必如此。寸累銖積也。合數則字。正見至誠。充塞無間。無所不備。無少欠缺。處觀下。載物。覆物。分說天地。便見此節。博厚。高明。非逐次。湊泊也。○蛟峯分別悠遠二字。良是。但本文悠遠二字。發端自久。與徵來。方氏謂惟悠故遠。則頭上安頭。非本文語意。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

地同用

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久矣
虛齋蔡氏曰小註三山潘氏云悠是久於外久是久於內此說未當蓋久字自兼內外也或曰然則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露出久字見兼內外悠字帶說故曰悠久即悠遠主於外而合乎內者○已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却又於博厚高明後著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於外是何物驗之但曰施於外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離
次崖林氏曰至誠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

可見小葉
當者尚多不
獨三山此一
條而已

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文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

或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於悠久耳成物

即常覆載故物成耳離却上二句說成

物者非○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

形容他盡人盡物此處只就聖人身上說

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內下節只是其意

三所以字不可忽言不待更有作為即此

便是所以覆之載之成之處覆載成在博

厚高明悠久上看出不是有箇博厚然後

能載物

卓菴張氏曰上言悠遠則博厚此以悠久

置高厚之後可見上節乃一時事章句謂

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語意反

覆贅重非子思立言之意上文悠遠高明

博厚亦即從覆載成物處見舍覆載成物

何處見至誠悠遠高厚三所以字但欲說

向。天。地。上。去。見。至。誠。與。天。地。一。耳。非。至。此。方。能。覆。載。成。物。也。須。看。其。前。後。語。意。變。化。處。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虛齋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之道言。末方合言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或曰。博厚載物。節重在及物。此節乃言所配之量。微有分別。謂載物覆物。即是配地。

配天者非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此節方說及物贊其與天地同。不可說上節。此是用下節是體。蓋聖人與天地同體。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章句稍泥。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次崖林氏曰。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此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紫峯陳氏曰。雖有章變成之異。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學校禮

統及物處贊其如此章變成渾說爲長
總贊至誠功用之妙不宜瑣瑣分配

樂政刑。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無所作爲。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也。
芭山張氏曰。此節只就上文贊其如此。不是進一步說。不見而章三句。總言其自然神化。章句分配天地。非本文語意。陳氏饒氏諸說。功用昭著。偏屬地。變化萬物。偏屬天。皆誤。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

不貳所以誠也。似不貳又在誠先說理。欠確。

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物從不貳。生出不能測。其所以然。就源頭上說。非生之多不可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

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或曰總是箇不貳貫徹其中故能博厚高明悠久如此博厚等字面上文俱見此只指出天地亦如是耳正見至誠配天地處專贊天地者非是○博厚等不分屬天地蓋博也厚也云云總是天地之道著一道字在天地之施功用處說不在形體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漢私列反 聲並去聲

卷平聲

勺職略切音

酌勺一升也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一處中亦有全體在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也。三山陳氏曰大意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或曰於一處觀天地見日不見月或見此星不見餘星及其無窮則自日月以至三垣二十八宿天官所載種種諸星俱在上面故日月星辰句只足上及其無窮句非便言生物也萬物覆焉方是言生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物覆焉句非也載華嶽句是明其厚振河海句是明其廣亦是足上及其廣厚句萬物載焉句亦是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等却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例。○說昭昭說撮土說一勺卷石此正見一物備萬物之體正見不貳之妙。正見語小即語大處。○即昭昭之多亦是天即撮土之多亦是地。可見無一處而非天地也。非先言至小以形盛大之謂。○入山

於音嗚乎音呼

不顯言文德之純亦深遠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

而不彰顯也
註云猶言豈
不顯未是

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
無閒斷先後。

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
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
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
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
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
能不已。

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
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前之不貳。此之
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
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
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大
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

證羣聖人也。
或曰。前段為物不貳。即是不已意。已說明
天之所以為天。至誠無息。即是純德。已說
明聖之所以為聖。引詩只作證佐。不是另
進一層。推出天地聖人所以然處。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
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
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
婦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

也
 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
 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
 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
 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
 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
 芭山張氏曰下數節俱包在內不止包兩
 節而言此是通章冒頭語章句稍泥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
 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
 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
 塞天地底意思
 虛齋蔡氏曰峻極于天謂其高際夫天也
 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

與鳥獸切映
 乳無垠際貌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
 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
 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雲
 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
 道之全體而言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者於此可見
 或曰發育二字串看峻極就發育上見非
 截然兩事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實發育
 乎萬物天地間皆物則皆道之充塞峻極
 于天言道之功用上極於天也○發育陶
 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謂之發既開而培
 養之謂之育此正是聖人裁成輔相使萬
 物各得其所不宜偏屬造化上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謂禮儀威儀
至小可乎
合上節總是
說大註入於
至小句蛇足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
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格菴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
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
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
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
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
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
有三千條
或曰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
大哉何以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入何
以無閒蓋言道之散見於倫物間廣博周
徧充足有餘若此其優優大也非可以小
言也○洋洋優優二節只是反覆形容聖

道之大而其作用工夫在待人而行修凝
後事也○發育峻極二句不必對說此道
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也峻高大
之意○禮儀威儀皆道若謂更有道以貫
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三千
三百即發育峻極中描出實際處非有二
理
芭山張氏曰小與大不必分開看此節合
上發育總是形容道之大就小處亦可見
大非小大判然二物也章句至大無外至
小無閒將小大分說背理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芭山張氏曰開口說大哉聖人之道便見
此道屬之聖人待其人之入正指聖人說

洋洋優優。皆道之行處。看其人二字。見得道不虛行。修疑工夫。自不可緩耳。○此句。是起下。不是結上。細看本文。自見章句稍泥。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節是起下文非申上節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或曰就行處見是道就凝處見是德不可分作兩項故下節言君子修德即是凝了道凝道俱在修德內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奉上聲

火熟物曰燂似廉似林二切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

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
 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

虛齋蔡氏曰。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
 問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既曰莫詳於
 此。則不但有致知。而力行亦在內。朱子豈

嚴正朱註

不知問學。不只是知一邊工夫。邪。又豈不
 知欠力行一邊工夫。為未詳邪。若無力行。
 豈足以盡修德之事。此是大關節所存。朱
 子宜不至有差誤也。

次崖林氏曰。尊德性是本。領功夫。道問學。
 不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

道問學對不過。且如道體之細。亦不出乎
 道體之大外。則極道體之細工夫。豈出極

道體之大底工夫之外乎。章句非存心無
 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似於尊

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矣。豈此章之旨
 乎。原來章句是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

在致知之說。然程子是為大學格物致知
 而發。初非所以施之此篇也。朱子平生受

用處全在此。所以施之此篇也。朱子平生受
 敬涵養處。多在此。意其作病亦在此。觀其論持

固。有在讀書窮理意。夫持敬涵養。
 理之。後者。今論持敬涵養。輒曰如是方可

以讀書。方可以窮理。其說不亦偏邪。意其見非於陸子者。以是耳。今說修德。凝道之功。而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似皆重在致知。而非所以語致知。而設似亦是平生之病。而非所以語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也。且以尊德性道問學分存心致知。似亦生箇意思來說。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亦屬之知可乎。語錄引程子涵養致知之說。此致知。豈彼致知乎。凡此皆愚之未能釋然者也。姑記所疑。以俟知者。

三原王氏曰。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為存心之屬。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為致知之屬。屬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謂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乃窮理修德之事。而為凝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也。

姚江王氏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

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

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

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則不

漪園焦氏曰。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

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外。別有

尊德性工夫。德性一而問學之日。入致盡極道溫知敦崇。皆問學之日也。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

德性為本。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愚按尊德性之說。發自子思。陸氏特因而從之耳。於子思則稱之。於子靜則斥之。豈非貴耳而賤目與。且朱子晚年未嘗不歸本於尊德性。觀其語學者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一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又只一事。所以說箇尊德性。而道問學也。由此推之。朱陸未嘗不同。學者必致疑於陸氏。何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

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功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史氏伯璿曰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今以為但證默容誤矣況烝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也邪

虛齋蔡氏曰。此言其於道之大小精粗。皆理會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然亦只是素位而行。意非有他巧也。乾九三進德修業。却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正是此理。又何嘗有甚機巧。在其身。味朱子此語。又見得明哲保身之為通管上四句。不專謂默足以容也。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虛齋蔡氏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以退藏。收斂。處固多也。國有道而推之。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之言。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或曰。隨境感宜。正是道所保合。凝聚之身。所謂成性以成身者也。身之保便。是道之疑。莫在利害上說。○上節。只在此節見。此節。只是上節事。其此之謂與。直指上一節。芭山張氏曰。時儒將明哲看作免禍全身。身。

甚謬。按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聖賢非委曲避禍。萬一不幸而死。便可謂文王箕子輩。身不保乎。非明哲乎。困之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豈保全髮膚之謂。否之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避難豈却遠患禍之謂。況。民之詩。說山。南。明。哲。保。身。緊。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二。句。正。見。明。哲。內。寓。匡。時。佐。主。作用。治。亂。俱。不。離。明。哲。非。身。內。在。事。外。避。害。全。軀。而。謂。之。明。哲。也。須。識。得。聖。賢。體。受。歸。全。道。理。不。在。死。生。利。害。上。論。小。註。東。陽。伯。睿。說。得。之。○保。字。與。上。文。凝。字。相。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乾。元。无。首。之。學。與。後。其。身。而。身。先。之。說。自。別。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

也度品制文書名

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古者人

不甚識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

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

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

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被他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

意思方有益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

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立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趙氏德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

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日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

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黃氏震曰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制字對議字考字看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譙周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昊時輅加牛禹時奚仲駕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周禮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成速也輿人為車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輈人為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旒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說文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或曰修疑是不倍真血脈識得不可倍道

理戒懼凜然自生忌憚鋪張大同一統者
膚甚○車書倫物正先王收拾人心大端
此處便有德性問學之精微與之貫徹無
間方見姬氏卜年八百根本所在看今天
下三字寓提醒當時意只可作盛世之思
不可看作衰世之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武曰不敢作非與日用不知之民同遵王
制而已孔子不倍直本戒懼深心本節有
德二字不可略○能作而不敢作不敢之
心即道也此正見學問謹嚴不放處
惟適張氏曰兩段不亦字宜進一步說
見有德無位猶不敢作則無德而在下者

其當遵王制奉上令可知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
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
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
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
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
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

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虛齋蔡氏曰。此節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見先王一代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盡傳於今。一以見已不得取先王之遺典。集其大成。以垂大法於後。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

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重。只在從周一意。

或曰。中庸論為下。當遵時王之制。若以孔子而生。秦始皇時。亦將胥而從秦乎。非也。子思之言。自有斟酌。曰。不敢作禮樂者。是論分。非論理也。夫子稱武周達孝。重歎其禮制之善。亦特自其既有天下。必不可無此一番制作耳。至其所以有天下之事。固未之深論也。秦雖暴虐。然其郡邑長城等制。萬世而下。因之而不變。使孔子生當秦後。而議為邦。當不徒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
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
過矣

卓菴張氏曰王天下有三重有字宜重看
全是以至德凝至道方能有此二重不然
有位無德且不敢作禮樂雖自治不暇況
天下乎章句以行字貼有字殊不合且於
寡過二字說得容易末句乎字非斷然自
謂必寡此中便含有本身微民意
或曰此處說寡過末說有譽過則何譽之
有有譽則自無過有三重者蓋其本諸身
者重也世法世則皆自此始寡過屬王天
下者身上說章句人得寡過專指民言又
有云君能寡民過皆非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
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
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
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
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
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
善不足稱矣故上焉無徵則當以時言下
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或曰此節只是反言以起下文上兩箇不
信無民字無徵與不尊就自己無以取信

於民說民弗從民字在下上面不信二字不宜就說民不見信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

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

惟適張氏曰章句本諸身有其德也此德字不宜泛看便是將三王聖人天地鬼神之理體備於身到得徵庶民便不悖謬無疑惑考建質侯亦只從徵民上見非真有但言知天知人而不及三王天地可見

或曰。道當因革。便是三王的因革。道當升降。便是天地的升降。至屈伸損益之道。即鬼神後聖之道。君子自信固如此。不必迹合也。○本諸身二句。是本下。即以此考之。建之質之俟之。乃正見君子本諸身之無不善。所以能寡過。而致庶民之信從也。章句以六事平言者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次崖林氏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

非結上乃起
下文朱子小
註此說亦泥

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也。○聖人制作皆是因天地自然之禮度文而為之。故能盡善而合於天人。若一毫不出於自然。安得盡善。然不明於天地之自然。禮度文亦不可得也。此所以貴於知天知人也。○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不差毫釐。若非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或曰。此節只作贊詞。不必說由於知天人存疑。推原云云。非本文語意。須知知天知人道。理却包括在本諸身三字內。此特指出言之耳。○兩知字從無疑不惑處見得。不是別生見解。但深贊其妙。以起下文。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
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
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
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
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斲之心
虛齋蔡氏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
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行是
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
人皆則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

寡

屬王者身上

說蒙引仍就

人說非

人寡過矣

或曰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正是寡過
之實然不言天下道君子而但云世為天
下道蓋不重斯民感化於上却從此看出
三重鎮攝整齊的作用故語氣仍歸到君
子身上○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令人隨
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
卓菴張氏曰世為天下法則正緣君子動
言行無一不本於天理人情之至非君子
強天下後世從我天下後世自不能外君
子而自為動言行耳上文百世不惑自聖
人而言此又就眾人言可見無聖凡一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

惡去聲射音

郊詩作斲

此二王之後

來助祭之詩

分六事疑

史氏此說是
但不當仍泥
章句分六事

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史氏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
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
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
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
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遠也陳氏以蚤
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
無蚤有譽之理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

襲音習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宋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

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也

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

庸之道也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

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

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
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
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
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
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
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
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

中庸卷四
二

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粗底道理為末。為外。

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或曰。聖人之德。已盡於此節。下節特形容。極贊之耳。不可以此節為道。下節為德。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鄭註幬亦覆也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卓菴張氏曰。持載覆幬。錯行代明。天地之用也。上律下襲。則已備其體矣。此節只是形容其與天地四時日月同功耳。兩辟如有想像。不盡之意。或曰。大段以首節做主。無不持載覆幬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俱在內。無之。

或遺也。錯行代明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以時出無之。或滯也。離了上節。另立說。便不是。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

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朱子曰：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

虛齋蔡氏曰：此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次崖林氏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以一物各具一理初不相混也。此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性以生矣。何相害乎。○不相害。

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不相殘害。○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好。虛齋蔡氏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乃為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不要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看。大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或曰。天地之所以大。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非別有。一德以主之。而後成其大也。推

此說與諸說
與皆就仲尼
以上看亦有
見

一步說者。非是。爾瞻鄒氏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一再無兩大德敦化為物不貳也。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青峒方氏曰。天地間凡可見者。皆物也。其不可見者。皆道也。以物論。則四時日月盡物也。以道論。則萬物之飛潛動植。莫非道也。並育二句。只是一意。特淺深言之耳。不必以物承覆載。以道承四時日月。或曰。萬物並育。四句當直就仲尼說緊承上兩辟。如來言仲尼道大如此。此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說天地處。正是形容仲尼處。德清許氏云。仲尼在當時。七十子皆在樂育中。七十二邦之君臣。皆與之周旋。晉接。以至南子可見。陽貨可拜。雖沮溺丈人。不忍恣置膜外。是其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有時為互鄉之見。有時為孺悲之辭。有時為萊兵之從。有時

為陳恒之討。是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處。按此皆就仲尼身上推出與天合德之實。不汎指天地言。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

曆於芮切音
冒从向从目
谷省占取其
穿目取其明
谷取響應不
窮別作叡非

生知之知如
字

五者皆就聖
人心體上說
子思原不分
質與德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

條理也密詳密也察明辨也

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知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虛齋蔡氏曰此條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
或曰聰明睿知不應專以質言為能二字直貫下五者皆不以質言也有時用聰明睿知曰能有時不用聰明睿知亦曰能蓋

從養成得力處說。其下四者。不須分仁義禮知。如指密察句為知。則上文聰明睿知。獨非智乎。集註分貼。非子思語意。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

發見於外也。

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的意。

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咏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次崖林氏曰。淵泉二字俱重淵靜深也。泉有本也。故章句曰。靜深而有本。蒙引云。淵泉二字是假借非譬喻。

或曰。不是到此。裁充積正。是就五者之德。充積處言之。時出只足上溥博淵泉四字形容應用之妙。非別為一義。皆在用處見德之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當其可也。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

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次崖林氏曰。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

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或曰。言行三句非是。時出在體不在

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或曰。言行三句非是。時出在體不在

見如見龍之見。即聖人作而萬物觀意。耳就容貌說者。拘上節已是充積極盛發見當可了。

充積句根上五足以說

用此只形容及物之妙。起下配天意。

施去聲

隊音墜

實字不可忽

非獨堯舜即

行月年然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虛齋蔡氏曰：舟車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說也。若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以敬信悅也。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但仰其德處，便是他德之所感處。或曰：此節是形容語。說到尊親，正見聖德無遠不屆。須看洋溢字，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
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倡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率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日

此身在這裏
句分曉疑
有謬脫

上章實在
天之地在地

之淵故曰如
此即就聖心
形容箇天淵
故曰其無淺
深之別註非
特如之而已
一句誤

聖知之知去
聲

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
不倚着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
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
地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
直卿云便是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
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
化育更不用心九
次崖林氏曰所謂經綸亦只是各盡其當
然之實而已各盡其當然之實經綸之實
自見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
子上孝各盡其道是經也君仁其臣臣敬
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以道相與是其
綸也兄弟夫婦朋友皆然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

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

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或曰此極贊無倚便喚起下節以見非達
天德者不能知意章句分配上三項不必
泥。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卓菴張氏曰固者包含蘊蓄不自洩越之
意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達天德
人惟有炫聰耀明予聖自知之念便與天
遠若僅解作實字則人人皆知又何待子
思說此兩句學者詳之

右第三十二章

至聖之德與
至誠之道原
非截然分作
二件須渾融
說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
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
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衣去聲絅口
迥反惡去聲
闇於感反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
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
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
褰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
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
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
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
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

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網與綵同是用綵麻織疏布為之○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

法正類切音
某屬葉似
字

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

虛齋蔡氏曰詩傳下箇文之大著大字有對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君子之道立心為己外面自然淡不尚高遠玄妙然是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自然簡平易徑直不見有許多皎潔光彩處然是實心所存應酬自有其度自然溫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不見有許多整齊詳密處然是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此皆據君子一段為己之心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蓋實理元自帶來有莫之為

而為之妙不必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簡
 溫何處是不厭文且理總是形容君子闇
 然日章之意非是實事數不字皆形容闇
 泰州王氏曰重一闇字數不字皆形容闇
 字歸結兩無字而闇止矣中庸原道於天
 故說到極至地位只是復歸於天亦只完
 得箇闇中庸首章是發端故句句着實說
 此章是收拾故句句要虛活說節節引詩
 咏歎淫洗與大學釋至善同體若實說再
 叙入德成德之事又是從頭做起中庸○
 日章就在闇字裏面非外面光采只是有
 餘於內不會消歇故曰日章日亡亦如此
 反看內不厭三句緊貼闇然句說不作兩層
 淡簡溫等都在自家身上說末句總根上
 六句來而收煞一入字正是尚綱裏面去
 了卓菴張氏曰章亡即在闇的內味兩而字
 有不知其然而然意蓋闇然者惟恐其亡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

各章不妨遞
接相承說但
不宜硬分次
字

不見乎

惡去聲昭
詩作炤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

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虛齋蔡氏曰潛雖伏矣二句正所謂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故
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
疚做謹獨工夫。此以已能如此者言。故下
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看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
可見。或曰君子之所不可及二句。是危詞。見舍
是更無人德一路。作推原說者非。
卓菴張氏曰。為已工夫。已盡上文三。知內。

知非徒知正是實地做工夫處以下引詩
皆是咏歎闇然光景乃因君子而及詩。見
君子為已之學。暗與詩言相符。非謂君子
因詩而後做工夫也。但雖屬咏歎。而君子
為已之功。亦因之以見。後之未至君子者
又可得其無往不謹無微不彰之故。則為
已之心。自不容已。子思更章疊咏之意如
此。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
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

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
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裁進便
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
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
達卿方氏曰屋漏非以地言乃形容君子
獨知之心也不愧屋漏即是不動敬不言
信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苟有是心即出門
見賓使民承祭在廟肅肅在宮離離皆是
不愧屋漏豈必妻孥童僕相對之時乎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

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
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
刀也鈇斧也

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
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
謹獨戒懼之本也
或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躬行之
極也民自從之不待賞怒耳非併賞怒而
無之也堯舜雖聖不廢刑賞說入道家無
為清淨者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

鈇本音誨車
鑿聲今斧鈇
小作鈇鈇與
鈇異鈇音恤
鋸聲今鈇作
夫

鈇
子臥切音

四書大全
中庸卷四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
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
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
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
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
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
得而形容雖下不大聲以色德輔如毛皆
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
尋然後也
北溪陳氏曰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

一節首篇說學須爲己不求人知第二節
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
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
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
庸之極功也

東陽許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卽垂拱而天
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
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
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

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似退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面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綱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

雖未可使諸
之德何本跌
出入字却於
理有礙須知
此處闡然工
夫非淺近學
問非德深而
入德淺也

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
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訥然而日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
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
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
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
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
惟德予懷明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
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
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
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
裏也
雲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
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
也

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
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
雲峯胡氏曰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
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
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
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
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
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
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也。子思始引
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
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
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
戒懼始終焉。
史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
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
作爲之謂哉。

紫峯陳氏曰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為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謂性自天而人而天也終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嘉善陳氏曰聲色臭味皆出於氣然色味在成象成形之後而聲臭則專氣所為是物之未著渣滓者故大雅云無聲無臭明天載之不涉於氣也或曰至矣是言德之至非以詩言為至也此便是天命之性正歸到微之極微處芑山張氏曰全章只是引詩咏歎以見君子近裏工夫無往而不與中庸合即無往而不與天命合也位育自戒懼始學者不可躐等此意於言外見之說一節密一節者非是蓋中庸前此道理都說盡無非進步處逐節引詩皆收拾議論不即不離就上夫實說者泥甚

右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又贊文字似
進一層說非
子思語意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慎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

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
 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
 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
 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
 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
 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
 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
 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
 皆實學者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
 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哉

後學余藩卿較正

四書大全辨中庸卷四終

